

→→我姐姐脑子里的筋搭错了,居然跟运输科的驾驶员曹大头对上了眼。

●我说的这个姐姐是我家的老三，比我大二岁的小姐姐。提起我这个姐姐，我真是有一肚子话要说。我这个人说话直来直去，感觉不适宜的就要说出来，我姐姐总以为这是我跟她过不去，才这么说话的，傻啊，她不懂啊，我这是心疼她啊，看不得她那么吃苦受累啊！

跟你从头说起吧，我家也算比较社会地位的，我爸，1937年入党的老革命，进上海后一直在某大学做党务工作，十一级高干哦。我妈是学校的校医。我家的教育属于很传统、很革命的类型吧！我们兄弟姐妹几个，除了我，都跟我爸一个样，老传统、老正宗的。我因为十岁就离家去了少体校，等于是提前跨入了社会吧，真实的社会哪里是我爸的那种正宗思维可以应对的？我从看不懂到震惊，又从震惊到质疑，最后，与时俱进地觉悟啦。

哦，我爸在“文革”中苦头吃得不要太多哦，他的右眼是在那时候被打瞎的，其他的，诶，不谈了！不过，我爸这个老布尔什维克不忘革命的初心啊，“文革”结束，继续忠于革命、忠于党，兢兢业业地又为党的教育事业干了十五年。

回过头来说说我这姐姐。她是1972年的初中生，那会是“文革”嘛，毕业分配看兄姐的去向。我家一个外地农村，一个上海工矿，一个外地工矿，按照当年的分配原则，我姐姐该去近郊农场修地球的，但是我姐姐幸运啊，她在中学期间一直表现突出，革命得不得了，是校红卫兵团的副团长，文章写得好，字也写得好，表达和组织能力也强，人送外号“红闯将”、“革命的小老虎”，哈哈，这样的称呼在当年绝对是褒义词哦！学校的老师喜欢她啊，毕业分配的便宜就这样让她得着了——学校将那个上海卫生学校的读书名额给了她，这样既躲避了种地之苦，又有了读书学本事的机会。有条件相同的同学去学校毕业分配小组质疑：一样的条件，为什么她可以留在上海，把我们分去崇明农场？学校的回答是：“这不一样，她的思想觉悟、学校表现、文化水平你们谁比得上她？”对方吃瘪！

我姐姐幸运地成了卫校的学生，住读了两年，再次面临毕业分配，这次就没第一次那么幸运啦，因为，我外地农村种地的大哥被推举上了大学，这样，我姐姐留在上海的可能性就没有了，这时安徽的“小三线”需要5名医务人员，我姐姐责无旁贷地名列其中。

●姐姐揣着中专的学历证书，离开上海，去到了位于安徽大别山的一家保密厂的医院，做了一名厂医。

这个将近一万人的大工厂，像个齐全的小社会，医院、学校、幼儿园、托儿所、邮局、银行、电影院……一应俱全的，我姐姐他们的服务对象就是这一万人的职工和家属。

我姐姐算是内科的医生吧，尽管只学了两年专业知识，但在那个不讲文凭、不论水平的年代，身着白大褂的我姐，非但被大家认可，还很受羡慕和尊敬的呢！

当年追求我姐姐的人还是蛮多的，我姐姐谈不上漂亮，但是她皮肤很白，再加上她是党员，呵呵，那个时候有个党员身份很加分的哦，追求我姐姐的人中，有厂校的老师，厂团委的干部，技术科的技术员，等等，我姐姐脑子里的筋搭错了，居然跟运输科的驾驶员曹大头对上了眼。

这个曹大头是68届的，先是在安徽插队当农民的，后来被上调到这家保密厂，因为他在农村曾经开过拖拉机嘛，所以厂里发挥他的“特长”，升级让他开了大卡车。

那年的春节，好像是1982还是1983年吧，我姐姐回上海享受探亲假时，告诉我爸妈说，自己恋爱了，已经谈了大半年了。我爸老革命嘛，首先问的是，对方的政治面貌是什么？家庭出身是什么？听说曹大头是党员，工人家庭出身，马上说，不错、不错！这样选择未来女婿的标准，想起来就好笑至极！这是爱情的保证？婚姻美满的基础？我后来把这事讲给我女儿听，我女儿瞪大眼睛说，不会吧？妈妈你这是编故事哄我开心吧？我斩钉截铁地告诉她：千真万确！女儿满脸的不解和困惑，说，外公脑子坏掉了，外公脑子坏掉了！我正色道，不是脑子坏掉，这是那个时代的择偶观、价值观哦！

直到今天，我都搞不懂我姐姐怎么会喜欢上曹大头的？长相一般，谈吐一般，后来为缔结婚事，我妈去了他们家，回来一脸的失望和惶恐，说，上海怎么会有这么差的居住条件啊？房子破破烂烂，一家人就两间小屋子，没有厨房，没有卫生间，那墙壁还是报纸糊的，弄堂里的小道狭窄的，只能走两个人。我爸说，他们是劳动人民家庭，旧社会的劳动人民都是住滚地龙、睡马路的也不少了，以后国家建设好了，他们的住房也会得到改善的。我那革命老爸是力挺这桩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的。

好在“小三线”的企业住房福利好啊，他们结婚前，保密厂就分了一套新房子给他们做婚房。两人远在千里外的生活状况如何？我们看不到，只能从我姐姐的来信中了解了。不像现在，可以视频对话，微信上传照片什么的。我姐姐在信中从来不说不愉快的事，不发牢骚和怨言，不是说自己工作业务上事，就是晒些鸡毛蒜皮的开心事，什么单位又发福利啦，两箱砀山梨吃都吃不完，弄得老富足、老幸福的样子，哄得我爸连说，不错，不错！

●婚后第三年，我姐姐怀孕，临产前，我妈妈写信过去，让她回上海分娩，坐月子，方便照顾嘛。我姐剖腹产生下了曹大头的儿子，按照民间习俗，剖腹产是要坐双月子的，我妈为她请了保姆伺候孩子和月子。那个时候市场供应还不像现在那么富足，像鸡蛋、牛奶什么的还是计划供应的。好在我爸级别高，有特殊照顾，让我姐沾光不少。

曹大头家添孙子，照理说是高兴的事，可是孩子他爷爷奶奶不稀罕，为什么？因为人家已经有三个孙子、孙女了。在我姐坐月子的六十多天里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曹大头爸爸妈妈就来过三次，第一次送了一叠旧床单撕扯的尿布和一只老母鸡，第二次拿来三十个染了红颜料的鸡蛋，第三次好像是一套小毛衣吧。这爷爷奶奶当得轻松、省事吧？

假期将到，我姐急着回“小三线”，我妈的意思是让她再请半年的假，在娘家继续调养些日子，她不肯，说医院人手少，不好意思多请假，



情事

倾诉与聆听,城市人的情感故事。
请勿对号入座。

组合 I



我难忘的一场情感经历

口述/燕子 整理/阿米

姐姐活得多累

思想好吧？

我想象得出，我姐在安徽的辛苦程度。她是劳碌命啊，在单位不会捣糨糊偷懒，回到家继续革命当先进，那曹大头是个不会干家务活的主，我姐居然不发牢骚容忍他当甩手掌柜。那年我去黄山旅游，我爸妈买了些吃的穿的，让我转车给我姐送去，我在他们家住了三天，亲眼目睹曹大头的“将军待遇”和我姐的丫鬟遭遇，我愤愤不平啊，凭什么啊，你曹大头上班拿工资，我姐也是上班拿工资的公家人啊，你上班累，我姐不累？我姐还是有生理期的女人呢，你就不知道心疼她？我实在熬不住了，就板着脸对曹大头说，我姐跟你结婚，不是给你当保姆的哦！曹大头愣了一下还没说话，我姐接口了：“燕子你乱说话，烦不烦啊？他是驾驶员，工作责任心强，人也辛苦，休息得好，才不会影响开车，是我让他休息的。”我气得在心里狂骂：你真贱！

回上海后，我爸妈问起我姐的情况，我着重说了我姐的操劳，曹大头的享福，我妈叹气说，苦了我姑娘。我爸说，她体谅小曹呢！

●1992年，鉴于国家和企业形势的变化，我姐他们回到了上海，在某工厂从事老行当。

他们回来是没有住房的，最初是租房子，后来曹大头家的老屋动拆迁，穷人翻身就靠拆迁了啊，他们家兄弟姐妹眼睛都瞪出了血，最不可理喻的是，他们居然认为，曹大头不该享有动迁房的利益，理由是，我家房子大，我爸是高干，他们应该在我家获得住房利益。我姐回来跟我妈说了他们家的情况，我妈很生气，觉得作为娘家人，自己应该出面与亲家商谈我姐他们家的房子利益问题。

提到这件事我火气就大，最后的谈判结果是，让我姐他们拿出5万元，把那套位于宝山区呼玛新村的一室一厅安置房给他们，还说是看在我爸妈的面子上呢。晕死！那好像是1993年还是1994年吧，5万元是笔大数字哦，我姐他们根本拿不出这么大一笔“巨款”，这钱自然是我爸妈掏的，我妈说：“他们家不讲道理，不讲亲情，可是我们不能不讲啊，不能让他们一直借房子住啊！”我气得不得了，说怎么遇到这么不讲道理的一家人？我爸说：“怨不得他们啊，关键是太穷了。”我不同意我爸的说法，我说：“穷就可以六亲不认、不讲道理了？”

在我爸妈的帮助下，我姐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，尽管位置偏了点，面积小了点。

时间一晃到了1998年，受企业改制和经济形势的影响吧，我姐所在的那家工厂效益越来越差，很多职工下岗失去了工作，我姐虽然没下岗，但是收入减少了。曹大头他们单位也是王小二过年，一年不如一年，我姐成了我们家唯一的“贫困户”。我爸妈对他们家不要太照顾哦，一年送两次“扶贫款”，说是给孩子的教育基金。

2000年，我爸被查出罹患晚期肺癌，且已经转移到了肝脏和骨头，没手术意义了。亏得我爸是高干，在华东医院的高干病房得到了很好的舒缓治疗，三个月后，命拗不过病，我爸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学校治丧委员会的头儿来我家慰问我妈和家属，让我妈节哀什么的，然后跟我妈说，有什么需要组织帮忙的事？尽可提出。我妈说：“老张为党工作了一辈子，也清明廉洁了一辈子，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为子女亲戚谋过半点私利，不是我们家没有困难，而是老张太过正直。现在，老张走了，我冒昧地提个要求，请组织帮助我女儿调换一下单位……”

就这样，我姐借着我爸的光由组织出面，由企业调入了事业性质的区人民医院，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经济条件，算是翻身了。

我姐的儿子越来越大，我跟我姐说，你们家房子太小了，得想办法置换大房子了。我姐犹豫着，我知道，一是她拿不出那么多钱，二呢，观念还没转变吧，她感觉几千元一平方米的房价高了，等跌下来再说。我给她洗脑，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，住房是刚需，只会涨不会跌！在我再三劝说下，2001年，他们家卖了老房子，买下了凉城新村的三居室，哦，我赞助了十万元哦！当时四十多万的房子，现在已经涨到将近五百万了。

住上了大房子，儿子也大学毕业了，我姐的生活总算显出了曙光，料想不到的是，2006年，曹大头中风了，抢救过来后，半边风瘫，生活不能自理了！

这是我姐又一轮苦难的开始。我姐既做保姆，又当医生，日夜伺候着曹大头，牛一样的劳作啊！我看得都心疼死！

问题是曹大头一点不心疼我姐，非但不配合康复治疗，有时还作得不得了，真把我姐当成带薪的保姆了。我看不下去啊，当面吼他：“你是有功之臣啊？我姐上辈子欠你啦？”他朝我翻白眼，我姐还护着他：“他是病人，你吼什么吼？”有我姐这么宠着，曹大头当然问心无愧、理直气壮啦！

我是心疼我姐啊，我能帮上她的，就是经济了，我是做贸易的嘛，收入很好，即便我姐从来不哭穷，不开口要钱，我每年的春节或是遇到他们家的大事件了，都会送去大红包。我只想让我姐过得好一点。

十年了，曹大头在我姐无怨无悔、累死累活的照料下，面色红润，干干净净，由原来的半风瘫，到现在可以借着拐杖行走，生存质量不错吧？哦，我姐还带着他参加了几次短途旅游和农家乐，旅伴们都说我姐良心好，曹大头福气好。

从儿子结婚、媳妇养孙子，到现在带孙子，都是我姐忙碌、张罗的。